

[薩爾瓦多]

薩爾瓦多農民讓納瓦特爾語重回新生 [Farmers in El Salvador return the Nahuatl language to freshmen]



薩爾瓦多的納瓦特爾語 (Náhuat) 族群哀悼赫納洛·拉米瑞茲 (Genaro Ramírez) 的離世。赫納洛是薩爾瓦多人，他冀望納瓦特爾語能流傳下去。他是首位納瓦特爾語教師，所幸他後繼有人，因為他的努力，為這古老語言的振興留下重要資產。根據[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\(UNESCO\)](#) 統計，僅有兩百名薩爾瓦多人會說原住民皮皮爾的納瓦特爾語 (Náhuat Pipil)，他們大多住在名為古斯曼德聖多明哥的小村落 (納瓦特爾語為 Witzapan)。那也是赫納洛的家鄉，四十多年來他不遺餘力讓納瓦特爾語再次茁壯。他每週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免費授課。赫納洛有個任務，他說：

*[...]長久以來我知道我的胸口有塊缺口。所以我決定拋下鋤頭，留在玉米田，因為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，我[...]對自己說：就算餓死，我也要教納瓦特爾語。*

在赫納洛之前，薩爾瓦多沒有納瓦特爾語教師。薩爾瓦多原住民從 1932 年開始就沉寂已久。1932 年薩國食物短缺，人民起義反抗，軍政府處決了三萬多人，

大多是納瓦特爾比比爾原住民。當時也是農民起義，這重大事件（當時軍政府稱為「大屠殺」（La Matanza）），至今還有諸多的爭論。

全球之聲曾採訪 [Tzunhejekat Collective](#) 團體成員偉納·赫南德茲（Werner Hernández），他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方式推廣納瓦特爾語，也喚起母語人士的意識。偉納是赫納洛的學生也是好友，對於薩爾瓦多原住民的情況他表示：

*[原住民]過去受到波及，他們必須隱藏自己的身分。他們改名、改變穿著方式... 甚至改變語言。就算首位納瓦特爾語教師赫納洛出聲時，每個人還是不敢大聲說 [納瓦特爾語]。赫納洛知道這是他的使命。*

偉納也說，赫納洛身為首位納瓦特爾語教師，不僅成功讓比比爾族人重拾身分、文化和語言的優越感，也打破了他們跟其他族群之間的那道牆。赫納洛搭起的橋梁讓偉納跟其他薩爾瓦多人能夠在自我身分裡，發現被隱藏的那一塊：

*這就像開了一道門，讓我有這機會像薩爾瓦多人一樣，找到自我連結。就像我們 [Tzunhejekat] collective 所說的：說納瓦特爾語的薩爾瓦多人是從第三視角看薩爾瓦多，因為我們能了解真實的情形，而這用語言難以表達。*

偉納也提到納瓦特爾語也是通往廣大文化宇宙的大門：「唯有會說納瓦特爾語，才能懂其中的細微差別跟色彩。看現場的芭蕾舞表演跟讀觀後心得完全不同，就好比是讀經過翻譯的詩。」這樣的反思也讓薩爾瓦多討論需要為這古老語言投入更多資源。偉納補充說：「價值跟[經濟]代價不能劃上等號。」

赫納洛鼓舞了新一代納瓦特爾語教師，他鼓勵要為納瓦特爾語留下紀錄、打破禁忌、讓薩國所有的政治階層都知道納瓦特爾語。



今日，因為這股熱忱，現在有許多數位化的方式推廣納瓦特爾語，也同時保護了比比爾族的文化，像是有許多團體如 [Tzunhejekat](#) 與 [Náhuat Carriers Initiative](#)；語言網站 [Tushik](#) 與 [臉書社團](#)；納瓦特爾語部落格 [Chachalaka](#)；[YouTube](#) 也有許多相關影片：

影片：<https://youtu.be/bBBNawggBiE>

來源：Farmers in El Salvador return the Nahuatl language to freshmen

◆ 本則外電由 ilong moto 編譯。